

# 垂柳的呼唤

南书堂

一个春天又回来了。我看不见垂柳的唤声，即使听见，也不懂。但毫无疑问，它的孩子们能听见、能懂。世界就是这么奇妙，事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语言系统，都有别的事物难以知晓的秘密。

也有相通之处，比如美。我的母亲爱美，我小时候常折来一两枝花插到她头上，她费好大工夫梳理的发型被我弄得很是零乱，她非但不恼，反而分外欢喜。我发现，垂柳似乎有着和母亲同样的心理，它乐于鸟儿栖落枝头，一只鸟是一朵花，一群鸟是满天花，美人配花朵，还有谁比它美呢？叽叽喳喳的鸟儿吵翻了枝头，吵乱了它的秀发，春风就不停地替它梳理，风尘沾在它身上了，雨滴就忙不迭帮它洗浴，还有谁比这一大家子更温馨更幸福呢？而河水把一面镜子摆在垂柳面前，让它随时能看到自己的美与幸福。

那时候，我和一群小伙伴喜欢来丹江河岸玩耍，仿佛我们也是被垂柳唤来的。我们模仿电影里的小英雄，或者连环画里的小英雄而来，玩着擒敌游戏。手上的枪，是提前自制的木头枪，头上戴的草帽，是情急之下折来垂柳

枝条编成的。垂柳一边捋顺它的长发一边欣赏我们的游戏，却不像我们的母亲一发现就是一通呵斥。但我们的游戏不一会儿就无法进行了，轮到谁扮装反角，谁就使性子不情愿。我们也没有不欢而散，知道还有快乐在等着呢，所有目光就又一次聚集到垂柳身上。

我们选稍粗一些的柳枝，用小刀截成长短不一的段节，一只手紧握段节一端，另一只手轻轻均匀转动，一个圆筒般的树皮就完整褪下来，手指掐去圆筒一端的粗糙外皮，只留一层嫩而薄的内皮，将内皮捏扁，一个吹奏乐器便制成了。我们把它称之为柳笛。我们吹着各自的柳笛，喇叭队一样走在河岸上，惊得鸟雀四飞、行人驻足，引得春风也停下了给垂柳梳理发枝的活计。

垂柳不单带给了我童年的乐趣，直到现在，每每漫步于春日的丹江堤岸，垂柳仍会赐我几分轻舒和欢愉，几多绵绵思绪。它的清新与柔美也不单是我独享的，而是人和万物皆可感受和分享的公共资源、普世恩惠。因此，从古到今，人们从垂柳独特的具象中凝练出内涵丰富的意象，并赋予诸多感情寄托，最

具代表性的当属爱情、相思情和离别情。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是借柳喻爱；“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”是缘柳思乡；“长安陌上无穷树，唯有垂柳管别离”更是直接道出垂柳的意象功效。作为一种普通之物，千百年来，垂柳却被人热爱着、歌咏着，不断碰撞着人们最灵敏、最柔软的情感神经，不得不说不，这是人与柳共同创造的传奇。

垂柳的形象，已成为我们心中一种永恒的美，垂柳也尽力守护着它的形象、它的美。它有苦难，那是它被刀斧砍去枝干之时，但它用迅速分泌出的更多枝条，抹去伤痕和苦痛，以至于它呼唤回来的孩子们看到的母亲，总是秀发飘飘，总是风韵绰约。就像我的母亲，年少的我分明知道她受人气了，但在我们兄弟姐妹面前，她从不落泪、流露出委屈。直到年迈，她也只报喜不报忧，不愿告诉我们她的病痛。啊，天下母亲，竟如此相像。

又到春天，又见垂柳在呼唤它的孩子们，而我的母亲却抛下我们，去了遥远的天堂。我走在丹江岸上，眼前似有镜头在垂柳和母亲之间来回切换，心遂喜悲交错起来。

## 一只蜻蜓落在麦芒上

王军贤

季节把桃李春风  
从高音唱到了低音  
麦子、油菜长势喜人  
这些善良的庄稼  
像亲人，离我那么近  
一伸手，就能拥抱它们

春争日，夏争时  
初夏的风，已经从秦岭上下来  
捎来意料之中的消息  
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 
希冀的目光，抚摸过  
每一块丰收在望的麦田

不期而遇的邂逅  
美得多么不真实  
一只蜻蜓落在麦芒上  
它旁若无人  
纤柔灵动的触角  
小心翼翼，把五月的秘密探寻

这时，有一种鸟鸣声  
从田野深处传来  
急切而热情  
这是多么动听的音乐啊  
以如此温暖的方式  
抵达我们的内心

## 登高山（外一首）

周亚娟

林深似海，它要淹没四月  
淹没沿途的疲惫、喧嚣

仙游台上的瞭望口  
被密密匝匝的树木遮挡  
隔开了山下，此起彼伏的人间烟火  
脚下的青石白石，在草色中越陷越深  
让人想起在此对弈、抚琴  
吟诗作画的四皓先生

山顶上的森林哨所  
留下了登山者的字迹，形形色色  
在红墙上斑驳

风如往昔不绝于耳  
鸟音光滑，弹奏绿叶的清脆  
偶有松塔掉落，敲打静幽

又厚又黑的松针土  
铺满台阶、小径，每一处折皱和缝隙  
用烟灰一样的轻  
把十年的风雨，十年的想象  
和盘托出，又轻轻覆盖

### 一道隐喻

松柏茂密的山林里  
一片油菜、芍药相间的土地  
像一幅稀世水彩，点亮时空

深绿、浅绿的背景  
油菜金黄，芍药雪白  
风柔软，吹拂原始的香气  
蜂蝶翩跹，舞动永恒的空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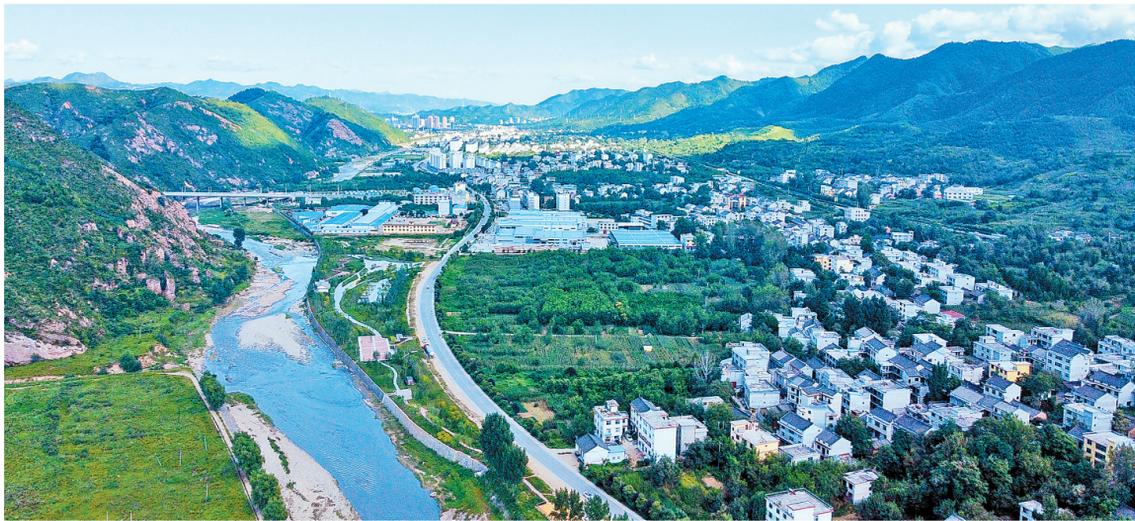
这鲜活的田园气息  
一下子让高入云端的商山  
折返人间

时逢暮春，布谷鸟呼之欲出  
商山上邂逅的这片土地  
是耕读传世的四皓  
给我们这群早已不事稼穡的人  
留下的一道隐喻

## 商洛山

(总第2449期)

刊头摄影 杨森



## 我的80后母亲

鱼在洋

我母亲要打我，我直站着，实在受不了才躲到我奶奶身后。我奶奶说，你怎么这么犟呢，你妈打你你就跑嘛。我说，我不跑，她是妈，不会把儿子打死的！

我母亲在村上名气大得很，几十年后，村上好多人不认识我，别人介绍说，这是张老师的儿子。那人便笑哈哈地说，噢，她教了我一家子爷孙几辈，好老师呀。

我印象里，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。那时，父亲工作上不顺，每天有人找他谈话。母亲心情不好，还强装笑脸，每晚在区委党校学着给我做拌汤加餐。

那年我上高三，高考过后自己没把握，也怕爸妈不高兴，就说不考好。结果我母亲害病半个月，后来才知道，是因为我气的。

我哪里知道，那时是我家的至暗时刻。家里急需一桩喜事冲冲晦气，我却说掉了链子，又泼一盆冰水。

好在天不亏人，阴天过后出太阳。我上了大学，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。

母亲调到城关小学以后，我们住在五楼。她的腿越来越不好了。每天上下楼，要扶着楼梯慢慢走，很艰难。我看到了，就想找个有电梯的房。结果我老爸老是不同意，他总是喜欢待在老地方。

好在城关小学旧楼改造，想住也住不成了。我和老母亲在商州城跑了几个月，几乎所有的楼盘都跑遍了。有的太贵，有的光线不好。

那些日子成天跟中介打交道，中介里的女的多，看上去还周正，骗子也不少。她们说的水能点灯，悠悠倒很是专业。我们在丹江边买了房，还让中介骗了3000块钱，心里真的不爽。

母亲说，那些人成天领着人东跑西跑，也不容易，就当交了学费。咱们住在江边，丹江公园像咱家的，还有啥抱怨的？

我们看着父母兴高采烈地在丹江公园散步，心里也像铺满了阳光。

父母已不是年轻的模样，他们老了，腰不直了，每年都要住院，我的电话晚上不敢关机，生怕意外。好在他们还好，好在还有我们。

不孝顺的人当不了好官，也当不了好人。要想当个好官，先得从爱父母、爱家人开始。

疫情三年最放不下的是老人，可老人总是报喜不报忧。

去年12月26日早上，太阳依然红着脸，老母亲发来一段微信，让我看了一愣。自以为每周六回家探望，算是孝顺，却粗枝大叶，忘记那天回家的细节。

老母亲微信里说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老妈已经阳过了，今天是第六天，体温基本正常了。最高38.8度，这是我几十年来从没到过的高度。所有症状我都有，特难受，什么无症状、轻症都是胡说。不过整个过程我头脑清醒，每天按时起床、做饭、吃饭、保持乐观、听小说。睡前还要给老汉把电视开好，饭准备好。整整睡了两天。

如果不发生意外不诱发心脏病，我相信很快可以恢复。我每天测两次血压和体温，你们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早日康复，因为还有人需要我照顾。

不要给我打电话，但要每天发短信告诉我你们的情况。有事我告诉你们。你爸暂时安全，请放心。

我内心百味杂陈，真的想哭。父母对儿女总是扑下身子呵护，儿女呢，总是只扑下身子呵护自己的儿女，忽略了老人们的需求，只知道孝敬米面油、苹果梨，忽略了对他们的精神孝敬，忽略了他们无意流露的细节。

尽管他们自己能克服的困难，是不会麻烦儿女的。可作为儿女，至少是良心有愧的。

1

马上退休了。  
快退休的人，情绪是很复杂的。  
有个大报说离了单位你什么都不是，我马上要离开单位了，相当害怕。  
没了单位的我是什么，我怎么在后半生立足呢？

回到家里，坐在沙发上。突然想起来，我在家里还是个家长呢。

有个家真好，咱还能没了单位活人。家也是个单位，是人老了也不退休的有感情的亲情单位。

我的家里人，本来有四个退休的，添一个也不多。学学老母亲，她退休了20多年，不是依然对生活充满激情么。

我的老母亲快80岁了。80岁的人了，对新鲜东西从不拒绝，还动不动发微信，就像个年轻的“80后”。

2

母亲嫁到我们鱼家时，很年轻。她当年是小民办老师，我父亲是民中老师，都在一个院子里。父亲爱好文学，订有《人民文学》，母亲常借去看。一来二往，书为媒，就对了眼。

他们的结婚仪式，选在五一劳动节晚上。那时只放半天假，公社大院里拉起大红幕帐，贴毛主席像，几张桌子上放些糖果瓜子，放串鞭炮，戴朵红花的母亲和父亲就结婚了。没有筵席，只是深夜溜回王涧村吃碗我奶奶下的水饺。

我母亲在王涧小学当老师。

我六岁的时候上学，她硬让我识字。结果到班上，我坐不住，乱说乱动，她揪着我领口拉出来示众。我很没面子，回来给我奶奶告状。

我奶奶说，你妈呢，还能害你不成？我不管。